

穿越唐诗宋词
点染秦砖汉瓦
雪花纵情欢唱
迎来五湖四海的宾朋
扇动古老翅膀
舞出盛世气象
雪花吐露芬芳
铺开银装素裹的赛场
雪花飘逸,挥洒洁白的音符
唤醒冬梦,萌发春芽
雪花闪耀,高举灿烂的勋章
照亮梦想,跨越巅峰
踏着冰雪的旋律
青春在拼搏中气势如虹
跟随春风的节拍
热血在胸膛里激荡似潮
激情与速度
奏出生命动人的交响
友谊与荣光
铸就冬奥盛会的辉煌

与雪共舞
□ 罗 裳



► 权柳沁 摄

诗情画意

暗香疏影迎春来

□ 刘 刚

多年前和同事逛花街,突发奇想要买盆花回家养着,潜在目的是给自己培养养花的兴趣,左挑右选,看上一盆光秃秃的树枝上生满无数花苞的植物,老板说,它叫腊梅,买回家就要开花。

老板要60元,一番讨价还价,30元成交。临走时,老板觉得不甘,就把那套在外面的陶瓷花盆取出来,让我抱着里面的塑料花盆离开。一路上,我时不时看看盆里3株瘦小的腊梅,感觉自己花了高价。

价高当珍惜,回家后我把腊梅放在窗台上,按老板说的在生长旺季每天浇水。没过几天,那光秃秃的枝丫上果真绽放出鹅黄的花朵来。夜里,晚风轻拂,送来缕缕花香,我不禁暗自欢喜。可没过多久,曾预想繁花满树的情景变成了现实的枯萎凋零,有些花朵还没正式盛开就焉成了黑色,纷纷凋落……

从那以后,腊梅在我记忆里成了时有时无的痛。

近段时间,由于白天工作压力较大,我把夜跑改成散步,在小区里绕着花坛转圈圈。走着走着,嗅到一股熟悉的香气,也不知打哪个角落幽幽而来,清凉幽香冷冽。难道附近有腊梅?黑暗中不知它在何处,只得放慢脚步,静静地享受那久违的气息。周末,专程趁白天去寻找,觅遍小区也不见腊梅影子,不经意间,抬头望见墙外几枝腊梅探进墙来,外面不是公园么?

欣喜若狂,绕过小区来到公园,数株腊梅正迎风绽放,不仅勾起我丝丝怀念,也让人越发感觉新春就快到来。

自那夜起,我每天晚上都会溜达到公园里面,远远地嗅着腊梅的香缓缓走近。冬夜透骨的清凉让我忘记了寒冷,月影朦胧的冬夜让我忘记了城市的沸

腾,腊梅的丝丝清香让我忘记了夜的深沉,只觉得没有叶片的枝条上浸润着新春的灵魂,承载着万物复苏的期盼,腊梅开时,怎不令人欣喜?因为,冬天已尽,春天已到。

冬夜雾沉,月光与霓虹交融一起,在腊梅上方朦胧如幻,随风摇曳的枝条在地上投射出婆娑的光影,轻轻摇、轻轻舞,像高冷的舞者,水袖轻扬,香溢四方。自甘清冷、凌寒傲雪的腊梅,在月影下兀自绽放,静美得如一幅画,优雅得似一首诗。“恐是凝酥染得黄,月中清露滴来香。”从北宋学士晁无咎的诗句中联想到此情此景,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诗句便窜上心头。

腊梅绽放,寒枝溢香。好一个“暗香疏影”,这不仅是一个成语,是一幅画,一首诗,更是人们对春天的期盼,嗅着寒香,期盼春天的到来。

春天的信使(组章)

□ 吴晓波

风

季节一个转身,风陡然变了脸,收起凛冽的刀锋,吐出温情的舌头,亲吻着大地的脸庞。

风吻动了河流,吻动了山川,吻动了村庄,吻动了千千万万颗心。

凝滞一季的血脉开始解冻。远方,春天的马蹄跃跃欲试,试图再出江湖,踏出一片桃红柳绿。

风轻轻一挥手,就解开了冬天的纽扣。一片雪花落成了一滴晶莹的泪,一根冰棱掉成了一串动听悦耳的音符,一棵嫩芽撑破了穿了一冬的黄棉袄,一只鸭子逆流而上,寻找春天……

蓝天下,一群孩子放起了风筝,他们要用长长的线牵引春天回家。

阳光

一声声辞旧迎新的鞭炮,惊醒了阳光挂在南窗上的慵懒和瞌睡。阳光一个鲤鱼打挺,站直了身子,恢复了往日神气。

天空明亮了起来,大地明亮了起来,湖泊明亮了起来,磨亮了万千双的眼。

一缕缕新鲜的阳光,手拉手,肩并肩,立起一道密不透风的网,一点点把冬天收入囊中。

天上开始奔跑唐诗的风,地上开始流淌宋词的韵。

冰雪融化,河流解冻,小草返青,时光深处滴出春天的声音。

村庄枕着麦苗加快的呼吸飘移。一粒金色的阳光落入农人的心房,

碰响了尘封已久的琴键,奏出了流水的欢唱、燕子的呢喃、老牛的哞鸣和犁铧上的农事。

小溪

不知不觉,小溪瘦了的腰肢日渐丰腴起来,皎白的肤色闪着润泽的光。

几蓬水草摆动细长手臂,跳起了迪斯科,舞动了整条小溪。

小溪展开柔软的抒情,一张嘴吐出一只翠鸟,迎着阳光飞往春天的深处。

一块浮冰顺流而下,平平仄仄,仄仄平平,给远方的春天捎去了一封到达的信。

几只鸭子展开泳姿,脚蹼拨拉着水面,刺探着春天的深浅。

一群小鱼打开冻了一季的嗓子,在水底唱着欢快的歌。歌声打动了溪水,水面卷起一个小小的漩涡。一片树叶一不小心,掉进漩涡,在水面上幸福地打转。

一位浣衣的女孩在溪边丢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,落地生根,结出了春天的花朵。

池塘

池塘的梦先是被一缕新年的阳光踩醒的。

池塘揉了揉惺忪的眸子,眼里流出明亮的光,照见了村庄熟悉的背影。

一阵风起,一波涟漪,赶着阳光金色的碎步,滑向池塘的腹地。

一头老牛把头埋进池塘豪饮,那弓起的身影,像极了一张蓄势待发的弓,等待父亲递上一支射穿土地的箭。

一位少女推开窗棂,美丽的歌声长成了一塘的诗意。

母亲提着篮子站在塘边,笑成了塘里的一朵花。

一只水鸟掠过池塘,叼起一座村庄,飞进了密林。

迎春花

□ 魏益君

迎春花

用一抹金黄

组成美丽的星河

在故乡的天空闪烁

萤火一样的黄色

从春天的骨髓里绽放

从树枝的肋骨间迸发

金色的喇叭叭

吹着春天的乐章

吹醒了小草朦胧的睡眼

号召着燕子一家

剪着春雨,忙碌春事

闲歇的村夫

乐呵呵打磨犁铧

耕种春天

迎春花

一枚送给春天最早的头饰

醉了心田

喜上眉梢

诗词三首

□ 黄金榜

一

虎虎生风催春早,一树黄梅斗红桃。
愿泛轻舟钓潭口,浅吟低唱渔家傲。

二

当年周鼎铸王炉,此番佳缘千年修。
民间烟火乃真福,几处陵阙成荒丘。

三

似水流年送牛年,酸甜苦辣在心间。
沧桑正道苍天佑,虎虎生威我向前。

静谧而漫长的冬季里,曾多次期待春日的来临。就在某个不经意的日子,春天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,也许是一丝风的呼唤,也许是一缕阳光的邀请,也许就单单是为了满足人们心中那一个个美丽的期待。

门前的老树开始吐露新芽,在树上安居的鸟儿们也叽叽喳喳地哼着小曲儿,从它们那清亮亮的声音中,你也能真切地感知到它心里的快乐,它们定也和人们一样,是幸福的,是充满希望的。天是蓝蓝的,有时候还会有一两瞥儿云朵儿从天边懒懒地蹭过去,样子十分悠闲。

在我小小的心中,总觉得,第一时间感知到春天的到来的,并不是树木,也不是鸟雀,而是身体微小以至于让人们都

快忽略了它们的存在的小草。春风一剪,草儿们就从长长的睡梦中醒了过来,尽管,它们还带着几分慵懒,但是,已经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了。从那微微幽幽的浅黄和新绿中,你也能一下子明白,生命涌动的气息,是何等的伟岸。从一个孤寂的秋天开始,再经历漫漫冬天,有时还会迎接风雪的催逼,然而,只要希望不灭,朝气和繁华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终于等来的春天,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?

走出门,踏上石板路,就直接和阳光撞了个满怀。阳光的味道也总是这样,温柔中透着温暖,温暖中又给人以源源不断的力量。从一点点变薄的衣物,从湖岸边的垂柳悄悄地冒出了一颗颗嫩嫩的芽儿,从渐渐变得松软的泥土,以及泥

土中那些孕育着生命的种子,你也能真实地感受到阳光的气息。在阳光的怀抱下,一切都充满了活力。

在幽幽的沟渠中,你也能寻觅到春天的影子。倘若,你足够细心,站在柳树下,或者在水渠边蹲下,定会发现水中的鱼儿们游动的姿态也变得轻快得多了。在寒意深深的冬天,小鱼小虾们害怕寒冷,也经常是懒得动弹。这不,立了春,太阳一晒,渠水就暖了。这些调皮的小精灵们也终于从“冰封”中解脱出来,它们到处乱窜,似乎要把春天的消息和它们心里的喜悦传递。

在一丝微冷风中,在一缕柔柔的阳光下,春天就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。就让我们带上一颗纯粹的心灵,带着希望,静静地与春天赴约。

突然而至的雪

□ 章铜胜

早晨醒来,一睁开眼,看到卧室墙上白亮亮的,再抬身往窗外看,只见对面楼房的顶上,也是一片茫茫的白,这才意识到昨夜里真的下雪了。此刻,映在卧室墙上的是久违的雪光。一夜好雪,便给我们一个天地茫茫的世界,多好啊。这样大的雪,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了,于是迅速穿好衣服,站到窗前往外看,只见树枝上堆了一层雪,黑的枝白的雪,格外分明。楼下的道路上,铺了一层雪,雪已没径。此时,雪地上还没有人踩过,仍是一片最初的白。

天空中的雪,仍在下。豪雪狂舞,有些夸张,好像要在这一天里,将这一年该下的雪都下完似的,像是在和谁赌气,又像是自顾自地要好好地嗨一下,也不管别人的感受了。也难怪,从去年冬天开始,我所在的这座小城,就四处传递着将要下雪的消息,几次三番。可传说中的雪,要么没有下,要么下得很谨慎,像故意躲着我们似的,匆匆地下,也匆匆地消融,你还没有发现雪的踪迹,她便消失不见了。冬天里的一场雪,成了我们的一个心结,也是一个心病。没有下过雪的冬天,还像是冬天吗?

几天前,已经立春,而这场雪却突然来了。立春后的雪,该是春雪,虽然来得迟了点,也没有冬雪般的冰封和寒冷,但一样会给我们带来如此莫名的惊喜。此时,看着窗外仍在纷纷扬扬而下的大朵雪花,我的心中忽然有了种感动,雪大概和我们一样,也是盼望着早些来的。我默默地看着那些雪花,那些雪花在飘然旋转时,是不是也会回过头来看看我呢?我想,应该会的。我见雪花如此欢喜,雪花也应该注意到窗前用羡慕的目光看着她的那个人吧。不知道今晨有多少人和我一样,曾站在窗前,痴痴地看着窗外正在下着的雪。

朋友说,她看到眼前豪雪飞扬时,感觉此前的一生都要被雪覆盖了。而我在飞舞的雪中,只是觉得,被雪所覆盖的,不一定有一生这么久,但至少是这一个冬天,这一年的某些过往,或是期许,都被眼前的雪覆盖了。覆盖,是一种掩藏,保护了我们需要深藏于心的东西,比如,不可轻易示人的秘密,让人悔恨的某些过失,小有所成的某种欣喜,或是其他一些需要掩藏的东西。生活在不知不觉中,往我们心里填充着一些东西,有些是自觉的,有些是不自觉的。装进心里的东西,不容易被清除掉,会越积越多,便是一种负累。将心放空,是一种智慧,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。如果不能放空,被掩盖被掩藏,也许可以得到片刻的安慰,譬如下一场大雪,覆盖眼前的一切,也覆盖心中的一些想法。有时,覆盖也是一种蓄势,让深藏其中的一些东西,像春草的芽,悄悄地萌发,如消融的雪水带着养分,被植物的根系吸收,融进它们的身体,又生长出新的希望来。

昨夜,突然而至的这场雪,也是我们期望应至的雪,不是雪下得太突然,而是我们盼望得太久。当期望一次次落空后,雪的到来,就显得有些突然。我忽然觉得自己能理解这场迟来的雪了,就像我们曾经盼望的某些人、某些事,或是某种长久等待后,又欣然重逢时的感受一样,突然而至的幸福,足以抵消此前等待的种种焦虑和不安。

窗外的雪仍在下,看着雪,我写下一些文字,也记下一些更加零散的想法。我知道,有些内容会留下,而有些想法,很快就会忘记,连同这一场雪一起,她突然而至,又会悄然消失,就像不曾来过一样。面对一场雪,遗忘一场雪,好像是无情而又残酷的,生活中很多人和事,又何尝不如此呢。雪能覆盖和掩藏一些东西,雪也会帮助我们忘记一些东西,在一场雪的匆忙来去之间,我们和这个世界曾被改变过,又都不曾改变什么。雪,突然而至,我们依然故我,一点点地改变自己,又好像并没有改变,在一场雪中,在一场雪后。